

# 目 录

新满  
宾族  
地史  
区料

满族革命党人张榕 ..... 曹之文 (58)

满族抗日将领李春润 ..... 佟 尚 (66)

新宾人民的抗日斗争 ..... 尉常荣 (78)

抗日联军在抚顺地区的斗争 (三)

抗联诗歌八首 ..... 迟 荣 (98)

回忆家父郑辅廷 ..... 郑文杰 (105)

新宾地区林业史料 ..... 郁 丛 房守志 (110)

建国后的新宾农业概况 ..... 郁 丛 (133)

新宾多种经营概况 ..... 郑文杰 (139)

建国前夕新宾供销史略 ..... 关波 白洁 (145)

新宾物产 ..... 夏三多 张福贤 (152)

新宾教育概略 ..... 房守志 (163)

新宾文化史略 ..... 林玉亭 (174)

我所知道的满族民间舞蹈 ..... 孙 英 (195)

经济 · 文化 · 教育

· 文 物 风 光 ·

- 皇清祖陵——永陵 ..... 李荣发 (206)  
满族古城——佛阿拉城 ..... 陈长春 (212)  
清故都——赫图阿拉城 ..... 刘庆华 (214)  
后金第二都址——界藩城 ..... 傅 波 (217)  
新宾风光 ..... 郁 丛 (222)  
新宾明珠——红升水库 ..... 张德玉 (231)

· 连 载 ·

- 抚顺煤矿的前十年 (二) ..... 傅 波 (234)  
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革命家 (二)  
..... 胡工整理 (241)

# 新宾满族史略

刘庆华

新宾是满族的故乡，清朝的奠基地。新宾有满族十六万一千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八。他们正同全县各兄弟民族一起，携手并肩，共建四化。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新宾满族自治县。本文拟对新宾满族历史作个大概介绍。

## 一、满族的先世

满族的名称虽然是在一六三五年清太宗皇太极通过行政命令确定的，但确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从文字记载看，满族的最早先世，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在先秦古籍中写作肃慎，汉魏时写作挹娄，南北朝时写作勿吉，隋唐时写作靺鞨，辽金元明时写作女真。史籍清楚地记载着，满族及其先人从商周时代起，就在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生息繁衍，开发着祖国的边疆，丰富着祖国的文化。

## 肃 慎

肃慎人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居民之一。早在四千年前，就与中原王朝进行交往。虞帝时，曾抚“息慎”（郑玄曰：“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息慎氏来朝贡弓矢”。周武王时，肃慎人贡献过“楛矢石砮”。周成王时，

又派使来贡，“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史记》卷四）。“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其后，交往益频繁。

史书记载，肃慎人以狩猎为生，其生活地区，山野有成群的“鹿”，以供猎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经考证，不咸山即今长白山。近年来，考古学者在吉林、黑龙江发现了很多亚腰石锄、刀、斧、凿、锛、磨盘及多种青铜器、陶猪等。研究者认为，商周时，该地区居民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同时，家畜饲养也相当发达。新宾山区属长白山区，在新宾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与其相同的石器。这时的肃慎人过着氏族的定居生活，住着长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屋，住地附近有公共墓地，使用石器和青铜器。“男女有分工，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和纺织，男子则主要从事农耕和狩猎，氏族内部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满族简史》3页）。但其社会发展不平衡，在长白山以北及以东，还有很多肃慎部落，从事渔猎生产，还处在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

## 挹 娄

肃慎的后裔到汉朝时被称作挹(yí)娄人，《后汉书》、《三国志》记载“挹娄，古肃慎之国”。其活动范围与肃慎大致相同。“包括今辽宁省东北部，吉林、黑龙江省东部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辽阔地带”（《满族简史》4页）。这时挹娄人，仍然使用“楛矢石砮”，但已能造铠甲和小船。箭用青石作镞，镞上敷毒药，人兽被射中即死去。他们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用鬲(lí)煮饭而食。所

出貂皮驰名中原。生产有所发展，“有五谷、牛、马、麻布”。社会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各部“邑落各有大人”（《后汉书》卷八十五）相统属。在婚姻制度上，出现了一夫一妻制。

汉武帝拓朝鲜，设玄菟等郡。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八十二年）玄菟郡徙迁今新宾境，辖下般台、西盖马、高句骊三个县。该郡主要管理挹娄、夫余、高句骊等族事务。

## 勿 吉

南北朝时，挹娄被称为勿吉。有时亦称靺鞨，“这两个名词实是同一语词，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译字形式”（《满族简史》5页）。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四九三年），勿吉人推翻了夫余奴隶主政权，夫余故地成为勿吉人居地。勿吉初有数十部，后逐渐发展为粟末。白山、安车骨、黑水等七部。至此时，勿吉人社会由原来“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发展为“父子相承，世为君长”号称“大莫拂瞒咄”（《旧唐书》卷一九九、《新唐书》卷二一九）的部落联盟酋长。在较先进的粟末部和白山部，“有粟及麦，菜则有葵。”能酿酒，有车马，铁器已普遍使用，加快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狩猎业仍占重要经济地位，《北史》卷九十四记载，勿吉人能在“七、八月间造毒药，傅矢以射，禽兽中者立死”其人强悍，邻近各部族皆畏之。

## 靺 骆

隋唐时，勿吉被称为靺鞨(mò hé)，分为粟末、白山、号

室、伯咄、安车骨、拂涅，黑水七大部。白山、粟末诸部受高句骊役属。唐朝建立之后，受高句骊王朝役使的靺鞨人获得解放。公元六九八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在今敦化县内的敖东城建立震国（一作振国）。后又迁都于今宁安县渤海乡东京城。称上京龙泉府。公元七一三年，唐朝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旧唐书》卷一九九）。从此不称靺鞨，以渤海为号，称作渤海国。

渤海国统一了靺鞨各部，辖地五千余里，南达朝鲜半岛北部，东抵大海，北至黑龙江，西南括今辽东地区。渤海建国二百余年间，政治和军事制度均按唐制建立，设置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县。当时，于今新宾境置木底州。州城位今新宾县五龙村西南。

渤海国出产稻、粟、豆、麦、马匹、布、绸、陶器、玛瑙器、金、银、铜、铁等。同时，向唐朝输出土特产、马匹和铜，并经常派学生入大学学习，与唐朝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日本也有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被称为“海东盛国”。

## 女 真

公元九二六年，渤海国被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所推翻，改称东丹国。渤海遗民为反抗契丹贵族统治，曾几次占据一隅，建立过兴辽、定安国（宋史称“有万家”，迁往朝鲜北部，建定安国，后被辽所镇压）。辽为防止渤海人的反抗，将大批渤海人迁到辽阳与金县之间，建立哈斯罕（藩篱），亦称易苏馆，直接在辽朝统治之下，“使不得与本国相通”；另

一部分被迁到和林、农安一带，辽朝称之为熟女真。黑水靺鞨由黑龙江两岸，逐步内移，居于原渤海国北部地区，“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真”（《金史》卷一）。“生女真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金史》卷一）。生女真散居山谷间，“自推豪杰为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辽史拾遗》卷十八）。辽朝委任各部女真酋长为节度使，实行间接统治。

辽朝的统治压迫，激起了女真人的反抗。公元一一四年九月，女真人首领完颜·阿骨打会各路兵二千五百人，于今拉林河下游起义，誓师反辽。阿骨打很快攻下辽宁的江州城（今扶余县境）。于一一五年正月称帝，建立大金国，年号收国。一一二五年。辽朝天祚帝被金军俘获，至此辽朝灭亡。

金立国之后，把女真人都编入猛安、谋克组织之中，“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金史》卷二）。各部首领任猛安、谋克之长官。猛安、谋克是军政合一组织，打仗是军事单位，平日为行政机构（亦兼管生产）。以此管理女真人，中央设尚书省，地方设路、州、县。新宾隶属于东京路沈州。曾于新宾出土了大定年间所铸“知审计院事印”，并多处出土金代各种铁、铜、瓷器及金代货币等文物。

一一二六年，金军攻克汴梁（今开封），灭掉北宋，以淮河与南宋对峙，一一五三年，金朝由上京会宁府（今阿城县南白城）迁都燕京。随之大批女真人迁入中原定居。

金朝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及民族文化等都有了新的发展，为适应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一九年，阿骨打

命完颜希尹参考汉字和契丹字，创造了女真文（一种方块形拼音文字）。史称女真大字。到金熙宗时，又创制新字，史称女真小字。这种文字，在东北女真人中，一直应用到明朝中期。

一二三四年，蒙古兴起，联合南宋灭掉金朝，一二七年建立元朝。留居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元朝“随俗而治”置万户府以统之。新宾隶属于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之沈阳路。

## 二、满族在新宾的振兴

一三六八年，朱元璋推翻元朝。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居住在东北广大地区的女真人，建立众多的“羁縻”卫所，以女真各部首领为这些卫所的长官。明初于辽东设定辽、东宁等二十五卫，下辖“南京”、“女真”等五千户所；明成祖又设安乐、自在二州，收归归服的女真人，隶属于辽东都指挥使司。当时原居于新宾的女真人隶属于东宁卫。永乐年间，在黑龙江地区设置奴儿干都司，辖一百三十多个卫所。其后，明朝又增设了三百余个女真人卫所。明朝对女真上层人加封不同等级的官职，给予印信、敕书等，以加强中央与女真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

明朝将东北女真地区划为三大部分：一是建州女真，其内有苏克素护（今新宾苏子河），浑河（抚顺以东地区）、董鄂（桓仁县境）、完颜（一作王甲，通化市西南）、鸭绿江、哲陈、讷殷、珠舍等部。分布在抚顺以东，南抵鸭绿江，东达长白山东麓、北越长白山。二是海西女真，内分哈达（开原县东北）、辉发（辉南县境）、乌拉（吉林市地区）、

叶赫（四平地区以梨树县为中心）四部。三是东海女真（亦称“野人女真”），包括众多部落，位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直达海岸。这三部分女真人中以，建州女真经济、文化最为发达。

一四〇三年（永乐元年），明朝设建州县于开原城。一四一一年，明朝于凤州置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为指挥使。一四二四年（永乐二十二年）建州卫由于发生民族矛盾，由其首领李满柱率迁到婆猪江（今浑江）流域居住。一四三八年（正统三年）再迁呼兰哈达东南居住，（即新宾县永陵镇东南及榆树乡附近）。建州左卫首领猛哥帖木儿被杀后，其弟凡察、子董山于正统五年，先后也来到呼兰哈达（今新宾烟筒山）与李满柱合住一处。由于凡察和董山争夺卫印，朝廷以调解矛盾为由，于正统七年又增设建州右卫，至此建州三卫皆处今新宾县境内。

建州女真大本营迁于新宾后，政治、经济都有了新的发展。从十五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中叶的百余年里，女真各部奴隶主之间兼并战争频繁，曾几度出现了统一的态势。明朝土木之变后，建州左卫指挥使董山势渐强盛，“以一身兼三卫职”（《清朝前纪》第七篇）建州卫都指挥使李满柱率众移居今新宾境。至正统七年（一四四一年），其势复振，得综三卫事，屡犯明边。天顺二年（一四五八年）明升董山为右都督。天顺八年（一四〇四年）董山求明于抚顺关开设马市。后因贡市赏赐大减而“纠毛怜海西诸夷，恣边无虚月”（《清朝前纪》第七篇）。成化三年八月（一四六五年），董山被明朝拘杀。明约朝鲜合兵十万，分道夹击建州，九月

二十六日城破，李满柱父子等二十四人被诛，建州之势骤衰。迨嘉靖季年，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姓喜塔拉氏）居古勒寨（今新宾古楼村西北），地当抚顺马市孔道。杲势渐强，综领三卫事，有经略四方之志，屡犯明边，杀明将多人。万历三年（一五七五年），复犯明边，被围，急奔匿海西哈达王台处，明王台执以献，斩之。右卫势遂衰。

到十六世纪，由于女真各部互相兼并，建州女真形成两大集团。一、满州五部即：1、苏克素护河部；2、浑河部；3、哲陈部；4、董鄂部；5、完颜部。二、长白山三部1、讷殷部；2、珠舍里部；3、鸭绿江部。

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二月，苏克素护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为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做响导攻古勒城。城主阿太（一作阿台）之妻是觉昌安（努尔哈赤之祖父）的孙女。时古勒城被明兵所围，觉昌安想救孙女，即同他儿子塔克世（努尔哈赤之父）去城内劝说阿太归降。阿太坚守不从。后李成梁赚开城池，“诱城内入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满州实录》卷一）。努尔哈赤之父，祖亦被明兵所杀。

努尔哈赤一五五九年一一六二六年），姓爱新觉罗氏，生于赫图阿拉（今新宾老城），十岁丧母，继母待他不好，十九岁时，出家独自谋生。曾上山挖参采松子，到抚顺马市交易，维持生活。二十五岁，父、祖被明兵所杀，他含恨往诘明边吏：“我祖、父何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汝何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明吏答曰误杀，遂还其祖、父遗体，并与“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封他为指挥使。明饷一面安抚努尔哈赤，一

面支持尼堪外兰筑城，欲扶为“建州主”。努尔哈赤对明朝扶持尼堪外兰极为不满，但又无力兴兵攻明，便将杀死祖、父之愤，倾泄尼堪外兰身上。以此为主要口实，于万历十一年五月，籍祖、父遗甲十三副兵讨尼堪外兰，开始统一女真各部大业。努尔哈赤起兵之时，虽“兵不满百”，但他胸怀大略，“恩威并施”，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每战必身先士卒，使统一女真各部战役，连捷不殆。对在战争中俘获的人才，又不记前仇，贷而用之。在其起兵之初。攻打翁哥落城，被鄂尔果尼等人射伤，陷城后俘获鄂尔果尼和洛科，众议施乱箭穿胸以雪射伤之恨。努尔哈赤云：“两敌交锋，志在取胜。彼为其主乃射我，今为我用，不又为我射敌耶！如此勇敢之人，若临阵死于锋镝，犹将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杀之乎？”（《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并亲自解缚，授为牛录额真（即佐领）官职。努尔哈赤对于较强大部落，采取蚕食之法，逐令归服自己。他说：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并取之，岂能尽灭乎？且将所属城郭，尽削平之，独存其都城。如此，则无仆何以为主？无民何以为君？”（《满洲实录》卷三）努尔哈赤采取正确的策略，使其统一大业进展甚速。只用五年时间，就统一了满洲五部。一五八七年，他于呼兰哈达东南建筑佛阿拉城（今永陵镇二道河子村东南），“自建楼台”，“自称王”（《朝鲜李朝实录》宣祖二十二年七月丁巳）。在这虽“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努尔哈赤立国之后，对明称臣纳贡。以此避开明朝的注意。万历十七年

(一五八九年)，明封他为都督佥事。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年)又晋封为龙虎将军。在其麻痹明朝的同时，积极发展自己实力，加速统一战争的进程。一五八八年与哈达部联姻。一五九一年，发兵兼并了鸭绿江部。一五九三年，于古勒山(新宾古楼村旁)一举击败了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科尔必、锡伯、瓜尔佳、珠舍里、讷殷九部联军。从此，军威大振。又乘胜招降了长白山北侧的珠舍里，遣兵征服了讷殷部。一五九四年，蒙古科尔沁部遣使通好。一五九五年，朝鲜国亦行通好。一五九六年，遣兵征取瓦尔喀部噶嘉路(乌苏里江流域)。一五九八年，征讨安褚拉库路(松花江上游)，内河路(松花江上游)，攻取二十屯寨，收服人畜万余。一五九九年，东海涅集部虎尔哈路长王格、张格归服，并贡“黑、白、红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一六〇〇年，灭哈达部。一六〇六年，蒙古喀尔喀等五部遣使贡“驮马”，并尊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从此蒙古相往不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一六〇七年，击败乌拉部军队，取得乌碣岩大战胜利，遂乘胜夺取高岭会宁路，打通了乌苏里江及其以东地区大门。同年灭辉发部。一六〇九年，遣兵征服溥野路(今苏联滨海地区刀毕河)。一六一〇年遣兵招服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又击雅兰卫(今苏联海参崴东北雅兰河一带)“获人畜万余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一六一一年，遣兵征服乌尔固辰、木冷(今穆棱县境)二路。一六一三年，征服乌拉部。一六一四年，征服东海雅兰、锡林(一作石临，位海参崴东)路。一六一五年，征服东海岸之

额黑库伦，编户五百而回。一六一六年，又遣兵渡松花江至黑龙江，招服阴达珲塔库拉拉（即使大部）路。

至一六一六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尔回势力，北到黑龙江中下游及乌苏里江流域。东至长白山东麓，南抵宽甸，西达抚顺边墙，除相处较远的部分东海女真部落和依明为援的叶赫部以外，都归其统一为一个整体了。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登基称汗。宣布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建元天命。

努尔哈赤在统一事业中，根据当时女真人社会情况和征战的需要，创建了八旗制度，推动了满族社会的发展。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即建立了牛录组织，由原先的狩猎组织。转而为军事组织，随着归服人口日众，至一六〇一年，进行整编。每三百人编一牛录，以牛录额真（佐领）为官名。为便于军事活动，统编为黄、兰、红、白四旗。这时的牛录组织，战时为兵，平时为民。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大，至一六一五年（另说一六一四年），于原有四旗外再增镶黄、镶兰、镶白、镶红四色合为八旗。每旗设固山额真一员（都统）、梅勒额真二人（副都统）。每旗下属五甲喇（亦作扎兰），每甲喇设额真一员（参领）。每甲喇下属五牛录，每牛录设牛录额真一员（佐领），辖兵三百员。八旗在行军时，地广时则八旗并列，中有节次；地狭时则八旗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八旗入关后，每牛录兵员虽有变化，但努尔哈赤创建的这种组织形式，直至清末也未更易。

努尔哈赤建国以后，即积极着手准备与明朝抗衡。一六一七年，派兵先“将东海沿岸散居之民尽取之”，又渡过海

湾，占据海岛，收服未服的诸部。翌年，东海虎尔哈哈纳喀率百户归顺，后金对东海女真的统一取得重大成果。一六一八年（天命三年）四月，以明无故生事边外，杀其父、祖，明背盟约助叶赫，压抑后金，后金耕田不准收获，遭明驱逐等“七大恨”为口实，兴兵伐明。努尔哈赤亲自率兵攻下东州、马根丹和抚顺三城。明抚顺守将李永芳投降。后金乘胜连下抚安等十一堡及清河城。此期明朝大为震惊，不得不认真对待。

一六一九年，明朝以杨镐为辽东经略，征集全国精锐十余万，分四路包围赫图阿拉城，拟一举灭掉后金。然努尔哈赤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仅用五天时间，就打败了明朝的进攻。以大获萨尔浒战的胜利，取得四路战争的全胜。从此明朝转入战略防御的被动地位，而后金则处于战略进攻长驱直进之势。

一六二一年。努尔哈赤挥军西进，连下沈阳，辽阳及辽河以东七十余城堡。同年努尔哈赤从赫图阿拉迁都辽阳，筑东京城。迁都后，赫图阿拉遣费英东等重要将领防守，做为根本之地。一六二五年，又由辽阳迁都沈阳，以备大举西进。一六二六年，进攻宁远城失利，八月，努尔哈赤病死于沈阳南陲之叆鸡堡。

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继位，改年号为天聪。皇太极继承父业，大展军威，奋勇西进，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先后来降，加强了军事实力。皇太极多次挥军深入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俘获大量人畜。一六三五年，皇太极发布命令：“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

得仍前妄称”（《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十五）。从此，取消女真称号，专称满洲。同时（一说天聪七年，即一六三四年）尊称赫图阿拉为兴京、沈阳为盛京。一六三六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年号崇德。派兵征服朝鲜，解除后顾之忧。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大，一六三四年编成了蒙古八旗，一六四二年，又编成汉军八旗，旗色、编制皆同满洲八旗。

### 三、后金时期新宾满族的经济

远在努尔哈赤立国之前，生活在新宾地区的女真主要从事农耕，农业生产逐渐发展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沿河两岸，“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七十七）。新宾地区“田地品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申忠一图录》）。粮食生产自给有余，并作为商品同明朝交易。据明代辽东档案载，万历六年四月七日至七月八日三个月中，叫场（即觉昌安，）等七百四十三人，先后七次到抚顺马市用粮食、麻布等物与明交换猪牛等物。粮食已成为其输出的重要商品。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以牛为耕力，不仅河谷平原开为沃田，在苏子河、浑江流域，“至于山上，亦多开垦”。所种农作物有山稻（旱粳子），其它作物则“无不有之”（《健州闻见录》）。秋收之后，改变过去窖粮之法，在赫图阿拉城东门外，还建了永久性粮仓，“共计一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间”（《筹辽硕画》卷首）。努尔哈赤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曾规定出征不违农时，不许将牛马拴在果树上、不许毁坏庄稼。当时除让人们自由

垦荒种地外，努尔哈赤还“例置屯田”，编庄，建立庄园制，满语叫做托克索，积极发展粮食生产。天命元年（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号召人们种植棉花，纺织棉布，改变全靠外地供应的局面。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也很注重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居住在新宾地区的满族人，“家家皆畜鸡、猪、鶉、鸭、羔、羊、犬、猫之属，养马业更为发达，‘六畜惟马最盛，将胡之家，千百为群，卒胡家亦不下十数匹’”（《建州闻见录》）。“家家皆用小车，驾之以牛”。马匹多用以战争和狩猎，亦作为婚嫁聘礼之用。后金畜牧业，至此时，得到了迅速发展。

农业之外，采猎经济也很发达，并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从《满文老档》、《满州实录》、《明实录》等文献记载看，建州地区（原新宾地区附近）盛产人参、貂皮、鱼、蚌、珍珠、各种兽皮、蜂蜜、木耳、松子、榛子、蘑菇、木材等等。他们在农闲或出征归来于不同季节，志愿结队上山下河，追捕野兽，挖参采珠，“车载驼负，不知其数”。一六〇五年，由于明朝停马市二年，致使女真人烂掉人参十万余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回经济损失，努尔哈赤“不苟众言，遂煮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努尔哈赤发明的这种人参加工办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我们现在加工“红参”的基本方法，对祖国药材生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后金时期，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早在明初，建州女真就有冶匠。到一五九九年，努尔哈赤在佛阿拉城号令“炼铁，开金、银矿”（《满洲实录》

卷三》当时朝鲜目击者在努尔哈赤佛阿拉住处看到：“甲匠十六名，箭匠五十余名，弓匠三十余名，冶匠十五名，皆是胡人（指女真人），无日不楷矣”。明朝人记载，赫图阿拉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马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仅北门外专造铠甲的铁匠所居房屋，就“延连数里。”后来朝鲜人李民宾在赫图阿拉城也看到“银、铁、革、草、木、皆有其工，而惟铁匠极巧”（《建州闻见录》页三）。后金军士“所戴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铁”（《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八）。所用长枪、飞枪、透甲箭，极是锋利。赫图阿拉城出土文物也证实了这一记载是准确的。当时，不仅冶铁业发展很快，纺织业、造船业也有相应发展。所产麻布，亦成为商品进入马市交易。造船一次就上千只（《光海君日记》：“造船千艘”）。当时，苏子河水上交通很便利，直通沈阳、辽阳及营口等地。努尔哈赤很重视发展工匠，给予特殊照顾。认为工匠“才是真正之宝”（《满文老档》天命六年六月初七日）。天命七年（一六二〇年）六月努尔哈赤曾派人“往东海煮盐”，并遣军队往回运送，“于国内按丁给与”。解决了依赖明朝易盐而食的被动局面。

后金时期的商业也有所发展，商人已从农民中分离出来，成为专业商贾。在努尔哈赤称汗前，就曾派商人到各部做生意。同蒙古也有贸易往来。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铸造“天命汗钱”，发行货币，加快内部的商品流通。与明朝的商业往来就更多了。他们从赫图阿拉等地到开原、抚顺、宽甸、叆阳、清河等处马市进行官私交易，不仅